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九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儒學志二

置書院

**建明道書院**在學宮西北淳祐元年建

宋興以來鉅儒輩出無不尊孔孟習六經發明聖賢之學辯論天理人欲之幾若明道程先生早聞道於濂溪周先生日益光大昔先儒所謂孟子後之一人也今刊其遺書崇其儀型使天下後世之學者收其

六三十一の

建康志卷二十九

心之所思而明先生之教此書院所由建也先是淳熙初忠肅劉公珙祠程子于學宮朱文公爲之記紹熙間主簿趙君師秀來居其官卽聽事西偏繪像祠之嘉定乙亥主簿危君和復請于太守劉公榘乃於簿廨之東得鈴轄舊廨之地改築新祠部使者西山眞公捐金三十萬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幾李公珏來繼劉公咸相其役前護重門中儼祠像扁其堂曰春風上爲樓旁二塾曰主敬曰行恕名其泉曰澤物表其坊曰尊賢旣成率郡博士及諸生行舍菜禮是

春秋中丁率爲彝典置堂長及職事員延致好修之士西山嘗記其事刻諸石崇重未幾忽就隳廢堂宇雖存講肄闕如遂爲軍儲賓寓之所淳祐己酉二月天大雷電書閣忽災退庵吳公因更創之閣視舊益偉下爲春風堂聘名儒以爲長招志士以共學廣齋序增廩稍倣白鹿洞規以程講課士趨者衆

聖天子聞而嘉之親灑明道書院四大字賜爲額與四書院等寶祐丙辰裕齋馬公得西山斷碑於瓦礫中重刻之跋其後開慶己未馬公再建大間視事之

大三十三

建康志卷二十九

二

始與部使者率僚屬會講于春風堂聽講之士數百乃屬山長修程子書刻梓以授諸生給田以增廩而教養之事備焉續善意保成規壽斯文之脉則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祠堂**居中三間廣四丈深三丈中設塑像榜曰河南伯程純公之祠東西兩廊各一十五間

**御書閣**在春風堂之上五間廣八丈深四丈五嚴奉宸翰環列經籍

**春風堂**在祠堂之後七間廣十丈深五丈蓋會講之

所也昔朱公揆見明道先生于汝歸謂人曰春風中坐了一月堂名蓋取此也中設講座四圍設聽請位臨堦垂簾前築一臺植以四桂

**主敬堂**在春風堂之北三間廣三丈八尺深二丈三尺蓋會食會茶之所也庭中荷池前植三槐

**燕居堂**在主敬堂之後山長張顯設

先聖及十四先賢神位于堂中

**山長位**在主敬堂之左

**堂長位**在主敬堂之右

六百七十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堂錄位**在春風堂上之左

**講書位**在春風堂後之右

**職事位**二所一在春風堂上之右一在春風堂後

**尚志齋**三間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南

**明善齋**三間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南

**敏行齋**三間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北

**成德齋**三間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北

**省身齋**在春風堂前之左係續添

**養心齋**在春風堂前之右係續添

**公厨** 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後

**米放** 在主敬堂前東序之南

**錢庫** 在主敬堂前西序之南

**庫房** 在公厨之側

**書院** 在書院之右

**居** 居大門內之左

**屋** 屋三間廣四丈深二丈五尺揭

御書明道書院四字于楣左為幕次右為吏舍

**大門** 屋三間廣四丈四尺深一丈八尺左右設桓繚

大百七十八  
三

建康志卷二十九

四

以垣墻

**廩** 帥府累政撥到田產四千九百八畝三角三

**十步** 上元縣徐提舉等三戶佃田七十三畝又三十

佃田七十七畝三十八步句容縣戴日德等四十一

戶佃田三百八十六畝二角四十三步地一十二畝

一角二十五步雜產二十六畝二角二十步溧水縣

平登仕等一十四戶佃田三千五百四十二畝四十

七步溧陽縣楊省四等一十八戶歲入米一千二百

佃田產四百九十二畝三十八步

六十九石有奇稻三千六百六十二斤菽麥一百一

十餘石折租錢一百一十貫七百文又有白地房廩

錢常州宜興縣管下房賃歲收見錢八十一貫九百

文月王監場獻到白地廊三項右了頭卷

北街白地賃錢官減外日收一貫一百四十文足崇  
道橋南馬司寨前白地賃錢官減外日收四百二十  
五文省係七十陌雞行街魚市街籬行口本府每月  
房廊屋賃錢官減外日收二百六十文省

撥下贍士支遣錢五千貫十七界官會并蘆柴四十

東淳祐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府牒每年於張莊變糶  
士支遣王尙書墊到錢糧官掌其出納所支供俸有

任每月只支五千貫

差歲終有會開山長一百貫錢糧官二十貫堂長

斗講書五十貫米一石五斗堂賓二十六貫米一石

二斗直學二十四貫米一石二斗講賓一十七貫米

一石二斗司計一十五貫米一石二斗掌書一十五

貫米一石二斗正供生員每名五貫醫諭米七斗開

職事生員米二升五合造食錢三百文山堂長貼食

錢七百文堂錄講書貼食錢五百文堂賓至齋長貼

食錢二百文各照親書食簿支送不行供者不支宿

齋職事生員每夜支油錢二百文堂長堂錄講書每

夜支油二兩各照親書宿齋簿支送不宿齋者不支

寒月送炭山長入堂日支五斤堂長日五斤堂錄講

書日各三斤眾職事生員日各二斤自十月初一日

為始至正月終住支行食宿齋者全支不宿齋者半  
支凡支錢並用十八界官會凡支米並用文思斛斗

**立規**

一春秋釋菜朔望謁祠禮儀皆倣白鹿書院

一士之有志于學者不拘遠近詣山長入狀簾引疑

義一篇文理通明者請入書院以杜其泛一每旬山

長入堂會集職事生員授講籤講覆講如規三八講

經一六講史並書于講簿一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

旬史疑下旬舉業以孟仲季月分本經論策三場文理優者傳齋書

德業簿一諸生德業修否置簿書之掌于直學參考

黜陟一職事生員出入並用深衣一請假有簿出不

書簿者罰一應書院士友不許出外請謁投獻違者

議罰有訟在官者給假事畢日參一請假逾三月者

職事差替生員不復再參一凡謁祠聽講供課若無

故而不至者書于簿及三罷職住供一凡職事生員

犯規矩而出者不許再參

**記載點齋游公記**天下學者同尊夫子同習六經語

六言四十三

建康志卷二十九

六

孟其援引而藉以為說又多同也然自孟子歿皆謂

微言墜地不得聖人之心若趙有荀卿氏漢有揚雄

氏唐有韓愈氏咸自著書將脗合聖人而後世以為

未盡明乎大道之要自是而下大人先生闢希不作

學者無所矜式各是其私務濟所欲則倡曰宗孔孟

是矣何必他求嗚呼由漢以來諸儒繼起曷嘗不宗

孔孟而功業卑陋終莫能復帝王之盛烈甚則諱談

釋老而心實慕信耻從管商而事實施行流于術數

借于檢回無世無之儒者豈容盡追其責哉聖人之

道雖曰極深研幾參天地之蘊奧窮事物之精微乃  
近不離乎人心之所同然而親切乎忠信孝悌日用  
之間流風益衰師道既已弗立學者察於日用而求  
諸同然者皆廢是以偃偃莫知所歸論說徒多踐履  
益薄終日談六經未必不疑六經也

宋興鉅儒輩出若明道先生程氏蚤聞道於濂溪周  
先生日益光大自吾心驗之必見夫天之所受本體  
昭然無纖毫之妄然後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亦無纖  
毫之疑以之獨善其身則立乎斯世行天下之大道

大言五十五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七

不愧忤於俯仰之間以之措于天下則堯舜三王至  
仁之政綏來動和之效粲然明備其本實起於此六  
經具存莫究厥旨有能識孔孟之心犁然當於人心  
者吾斯從之嗟乎億兆之眾雖不人人間道而此心  
至神弗可厚誣百世之下其有知先生之風者矣上  
元縣主簿趙君師秀謂九言曰師秀實踐先生昔日  
所居之官也今建康府既有祠以風勵士子顧所臨  
舊地尙爲闕典敢卽聽事西偏繪粹容俎豆之趙君  
蚤由進士登于科不汲汲乎近功速效而尊信在此

知所務矣求記於九言竊惟先生庀職佐貳施雖不  
遐然風行一邑已非小補見諸當時記述者數家茲  
不復載敢存其大者以著趙君建祠之意學者儻能  
卽先生緒言而驗諸吾心則其所以誠身擇善而達  
於孔孟之道者當自知之慶元丙辰季冬建安游九

言記○西山真公記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

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二言焉其曰  
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  
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

大學西士

建康志卷二十九

八

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子指  
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  
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  
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禮記之書類出  
於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  
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

朝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  
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  
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



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  
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  
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  
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  
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亦賦  
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耳目鼻  
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爲倫何  
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  
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而後知性善知  
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正心以修其  
身推之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  
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  
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  
家而士之願從者眾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  
用事者感其忱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  
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  
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  
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

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大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先生于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卽廨舍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庠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于帥守莆田劉公渠增而大

之德秀時將漕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千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樓高明潔清內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室焉曰讀易外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爲兩廡翼之而刻表墓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而劉公之經始也嘗屬德秀爲之記危君又重以爲請再三返而不置德秀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嚮而粗若有見者

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見於樂記先生首發  
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  
祕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  
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  
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  
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  
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有  
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爲  
然則刻寘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

六字不十

建康志卷二十九

十一

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爲興起之助云爾嘉定丙  
子正月吉日真德秀記裕齋馬公跋盈宇宙間一天  
理而已明道先生體驗而表出以傳孔孟之傳先生  
天人也書堂乃遺教之地西山真先生記之首述精  
一之傳直以道心爲天理之謂教學者知天事天而  
天其人西山之旨卽先生之教以先生之傳望學者  
傳之也其以人心爲人欲之謂或者疑之盍知夫心  
之未發本無理與欲之分則無道與人之別其發於  
理而爲道心固無不善矣其發於欲而爲人心雖不

能皆善亦曷嘗皆不善哉精之則理制欲而不相雜  
一之則欲從理而不相離動靜語默無適不善則無  
適非天此帝王之心傳也學者果能操存於未發之  
先戒謹於將發之際而於此心之天有自得之趣則  
可以洞然無疑矣寶祐戊午仲春上澣日門人通奉  
大夫守刑部尙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節制  
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行宮留守兼  
提領江淮茶鹽所武義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馬光

六十三

建康志卷二十九

十一

祖謹跋○晉齊王公記御書臣堃恭惟

皇帝陛下躬踐聖域心探道原式崇先民以厲後學  
迺瞻建鄴實惟儒臣程顥簿正之邦道德流風迄未  
泯泯有嚴祠宇日就堙蕪前制臣吳淵訪舊圖新用  
昭文明之化拜手稽首請宸翰揭巨扁而寵綏

之星漢昭回鸞鳳飛舞猗歟盛哉臣堃承乏分閫猥  
被末光於是論四方之士而誨之曰河南之學粹矣  
如坐春風如會元氣運行亭毒見者益然曰鄴曰洛  
曰澶曰汝皆歷仕之邦也繫此陪都遺轍獨存赫赫

斯文孰主張是蓋嘗仰窺 聖朝以仁立國言仁之  
盛莫如 昭陵龍潛舊藩肇啓茲土至仁一脉山培  
川衍厥有儒宗來筮來游出其緒餘載之行事昔臣  
朱熹嘗曰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  
之意亦備其此仁之發達乎夫以黃旗紫蓋之區吐  
雲龍風虎之應氣類感召千載一時延洪之休有自  
來矣厥今聖主撫世仁之運明行仁之政及是時新  
美多士景行先哲俾山立典刑復見于今日是豈但  
敷文教而已奕奕鍾阜由昔鎬京豐芑之仁萬世永

大ニシテ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賴臣埜敬爲明時誦之寶祐元年正月旦日寶章閣  
直學士通議大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營田使兼 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  
三郡屯田使金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王埜拜  
手稽首謹言○裕齋馬公作程子序孔孟之道至程  
子而大明程子之道至淳祐表章而益尊大哉

王言比之顏曾所以示學者求道之標的也明道書  
院之在金陵實因仕國而烝嘗之程子之徒位之以

師友而講學其間以爲尊聞行知之地然登程子之堂則必讀程子之書讀其書然後能明其道而存於心履於身推之國家天下則天地萬物皆於我乎賴然斯堂爲程子設而未有程子之書非闕歟余每有志於斯會易闡未果已未重來嘗以語客周君應合乃粹二程先生之言之行輯爲一書以大學八條定其篇目表以程子無何文君及翁來相與參訂而書遂成雖然昔二程子之學於師也嘗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程子十五六時脫然欲學聖人今之讀其書者當尋程子所以學聖人者何事則此書不徒輯矣先儒論明道之學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今程子之書非續孟子者乎韓退之嘗曰觀聖道自孟子始余亦曰孟子之後觀聖道自程子始開慶已未秋八月中澣後學金華馬光祖序程子書成山長周應合以不受月俸五千貫充刻梓費首尾百六十七版藏于書閣司書掌之

開慶元年從山長之請倣東湖書院例置

提舉官以制幹文及翁兼充尋省

重修明道書院 景定四年姚公希得任內重修門樓  
廳廊墻壁粲然一新總費一萬一千一百二十  
餘緡米三十碩

橘洲姚公 事為明道先生 後 先是往歲 朝廷曾

劉池州選擇伊川五世孫曰偃孫者為之後前  
政馬觀文以是邦明道書堂在焉迎就教育併  
其母曾館之官宇月給有差未及兩載而偃孫  
亡曾母無依先賢弗嗣委為可念景定三年據  
學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訪問別無本宗嫡派可

六十三

建康志卷二十九

五

以昭穆遂牒郡庠及書院擇同姓而可教者保  
明申續據申選到程掌儀必貴兄程子材男慶  
老年方十歲生質厚重家世詩書可為明道之  
後於是擇日行釋菜之禮告于 純公之祠立  
為偃孫之子命名幼學俾職掌祠就學於其叔  
父程掌儀旬有課程講學不廢其祖母曾就同  
奉養使不失祖孫相依之義倘天祐斯文教養  
至於成立先賢無或廢祀庶有補於世教云一  
行禮幣費用及每月教養廩給具于下方

祖母曾氏送五百貫十七界爲衣被之用  
掌祠程幼學送五百貫十七界置衣服  
生父程子材送一千貫土絹四疋

建康府月支三百貫十七界米兩石一半  
付程掌儀收支爲曾母日逐供給  
之用一半椿之書堂爲曾母衣服  
等用

明道書堂每日行供折錢月支四十五貫  
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撥過程掌儀

家爲幼學日食之用

程掌儀必貴任教導之責書院月餽束脯  
五十貫十七界米五斗



開堂講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坤天地之性情也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效天也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所以法地也學聚問辨易言於乾敬內直外曷言於坤人學天地也學聚問辨易言於乾敬於海人學天地而至於與天地相相似然後為學之大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者此學也會顏思孟切切惇惇者此學也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孜孜講習者此學也學始於效法天地之象終至於天地由此而位始於窮盡萬物之理終至於萬物由此而育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終至於家由此而齊國由此而治天下由此而平學之大信乎其為大也大學正經目有八綱有三綱者目之大焉者也在此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者大學之大綱也何謂明明德心之本體惟虛故靈惟靈故明朱子謂虛靈不昧者

大學  
不  
五  
十一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七

指心而言也其眾理者指性而言也應萬事者指情而言也合而言之性情也心得於天故曰德屬於火故極明試一猛省圓明方寸照耀八絃太陽正中魍魎潛伏其或黷無晶光者物欲漬之也刮磨澡雪還其本然之明常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不愧屋漏不欺暗室塵去而鑑空波停而水止浮雲斂而日月明此之謂明明德何謂新民我明矣不可聽他人之昏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後覺後知資我知覺必使康衢順則比屋可封黎民於變時雍百姓徧為而德中林武夫皆可干城漢上游女無思犯禮民樂其有靈德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此之謂新民何謂止至善非明明德之外別有至善已德無一毫之不明即是明明德之至善民俗無一處之不新即是新民之至善此新民徹頭徹尾到十分盡善處是之謂止至善即此大學之大綱也論其目則修身以上四條即

明德之事修身以下三條即新民之事綱舉而  
目自張也經言古之明明德於天下于以見明  
德必推而新民傳言作新民而先以盤銘日新  
于以見新必本於明德彼有揚眉瞬目而直  
指此心葆光襲明而務私諸已此釋老之所謂  
明德而不能推之於新民也其有舞智數而  
塗世之耳目假仁義而鼓民之驩虞此管晏之  
所謂新民而不知本於明德者也茲其所以為  
異端為曲學卒不可與入大學之道金陵重鎮  
名世者多江左六朝姑寘勿論我朝大儒程純  
公仕於此邦者也熙寧宰相王荆公寓於此邦  
者也諸君來游來歌過上元縣之甘棠望鎮山  
寺之雪柏亦嘗知程氏之學與王氏之學同乎  
異乎愚也竊聞程夫子教人先之以大學遺言  
往訓布在方策可舉而行貫百王而不易歷萬  
世而無弊王氏之學侍強明而出新意作聰明  
而亂舊章以新經蠱壞士心以新法切制天下  
以新進少年播棄元老不務自明其德一切取

大の  
スヲ五十一

建康志卷二十九

六

辨於新政欲圖新民之功學術一差天地分裂  
昔人謂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不任其責愚亦謂中原板蕩今百餘年獸蹄鳥  
跡麥秀黍離王介甫諸人不得執其咎使介  
甫而早用程子順人心之言作順人心之事不  
蓄聚斂之臣不殖悖入之貨不專任長國家而  
務財用之小人以首犯大學之明戒又安有異  
日不可勝言之禍學者知王氏之學為非然後  
知程子之學為是入春風坐千載如生出乎此  
亭萬古遺恨學亦審其是而已矣知乎此則  
庶幾不畔程子之教又中庸天命之謂道也  
而可與入大學之道中庸篇也子思子明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摠不外乎中庸也中者  
何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也太極此中也皇  
極此中也天地此中也聖賢此中湯建中事此中  
也堯舜禹三聖相授允執其中湯建中事此中  
帝之則武王惟皇作極周公制禮之中仲尼時

中之中皆中也庸常也惟中故常惟常故中自  
常情觀之堯舜不傳子而傳賢禹不傳賢而傳  
子湯放桀文事殷武伐紂周公誅管蔡仲尼欲  
從中牟佛肸之召而又不從媚與媚寵之說不  
取晨門荷篠之徒而又有取乎飯蔬飲水之樂  
疑若不常也然不知此正所以為中正所以為  
常何以言之使堯舜之子丹朱商均而克肖則  
堯舜亦必傳之子使禹之子啓而不肖則禹亦  
必傳之賢使夏桀商紂天命未改人心未離則  
湯武亦必如文王之遵養時晦使管蔡不流言  
不挾武庚祿父以叛則斧不斨也使仲尼  
鵠之詩不必作而常棣之燕樂自如也使仲尼  
果用則有時乎不俟駕而往如不用則有時乎  
不稅冕而行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茲中也乃所以為常也此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仲尼之中庸也此子思子中庸名篇之  
大旨也天命之謂性何也自然者天也非  
命之令者命也與生俱生者性也自天之賦子

而言曰命自人之稟受而言曰性天命即性性  
即天命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何也性  
即理也理即仁義禮智也率即循也率性之仁  
則父子有親矣率性之義則君臣有敬矣率性  
之禮則長幼有序矣率性之智則是非有別矣  
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天之賦  
子而言曰命曰性曰道固人之所同以人之氣  
稟而言或厚或薄或清或濁不能於不異惟聖  
人能全天地不全之功盡君師當盡之職即  
道而品節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之謂  
道然其為教亦不出乎三綱五常而已因其所  
有而不強其所無故曰修道之謂教然則性也  
道也教也名雖三而實則一以其同出於天也  
嘗因是而參考聖經賢傳立言之以其同出一  
帝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道心即天命之性精一即率性之道執中即  
修道之教湯誥曰惟皇上帝降之衷即天命之  
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帝降之衷即天命之性若

有恒性即率性之道克綏厥猷即修道之教泰誓曰惟天地位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地位萬物父母即天命母即修道之教周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即道之教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即天地之性是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即率性之道也荀子之所謂性惡揚子之所謂善惡混韓子之所謂性三品味乎子思之中庸者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自孟子以後發明性理有功於人心有補於世教者程子一人而已其論中庸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又曰善讀中庸者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惟諸友精思而力踐之以入乎中庸之道

大早ス  
多ノ少

建康志卷二十九

辛

置山長一員教養之事皆隸焉自建書院以來閩府於諸幕官中選請兼充景定元年以後從吏部注差

吳堅 淳祐十二年二月  
以江東撫幹兼充

言而教人以爲學之工程也學之大要無他在

詞而教人以爲學之工程也學之大要無他在不失其本心而已志學所以求其本心此學之始事從心不踰矩則本心在我矣此學之極功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欲火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大哉斯言其深得此章之要旨者乎約之使反即志學之事尋向上去則自立而不惑以至於從心不踰矩皆在其中矣嘗試推之天之全體者實渾予之以是道之全體而所謂道之全體者實渾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然具於一心惟外物攻之者眾此心或與之遷  
 則不得為之主此所以必志於學將明善以  
 復其初焉耳夫子聖人也知則生者蓋為學  
 若無待乎學其自稱以志學云者盈科而後  
 法使而知所趨嚮先立其在我者謂學果何  
 哉朱子曰此所謂學指大學而言其綱則明  
 德而新民而止於至善其目則格物致知誠  
 正心修身而達於國家天下體全而用大非  
 不足慮專一其於大學之道如射者之求中  
 定念慮專一其於大學之道如射者之求中  
 行者之赴家聲色貨利不足移其守富貴利  
 而足以易其操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志由志  
 命則行已力而明而行之進也耳順則知之  
 思而得者也從心不踰矩則行之極致不  
 中者也志學即從心不踰矩之始條理從心  
 踰矩即志學之終條理始終條理一以貫之  
 亦

惟不失其本心而已古者八歲入小學而教  
 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足以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身治人  
 又所以使之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以收小學  
 成所以聖人設為工程使學者及時而學循  
 序而進即其積累之功致其體驗之實率以  
 年之期課夫日新又新之效必志學而後能  
 必立而後能不惑以至於耳順不踰矩具有  
 節不可躐等而升也苟志於學矣由是而往  
 人之身有血氣之累少而不學則血氣未定  
 而本心易蔽壯而不學則血氣方剛而本心  
 汨老而不學則血氣既衰而本心易  
 血氣相為消長惟不志學故血氣用事少未  
 壯而剛老而衰皆足為本心之害能志學則  
 氣為之主而血氣聽命焉自學而立志氣之  
 感以至於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志氣之不衰

者為之學至於不踰矩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本心瑩然與道為一隨其所欲莫非至理蓋心  
即道之體從心所欲即道之用聲為律身為度  
天下之矩皆自我出尚何踰矩之有明道先生  
自十五六歲時即有志學為聖人此固是其天  
資之高然即其約放心一語而觀之則知其為  
學有程而聖學之始終條理所以修己教人者  
舉不外是明道學夫子者也今諸朋友登明道  
之堂豈可不以明道學夫子之心為心學者玩  
此志學一章一則要知聖人不自聖其聖二則  
要知聖人道體不息如此三則要知聖人年愈  
高而道愈盛而體驗之實行著習察自有不容  
掩者今之學者視聖人遠甚豈可玩愒歲時而  
不知所以自勉蓋緣進學工夫全在立志立得  
志定則自三十以至七十一步一節緊一節自  
至從心所欲一步峻一步知行並進愈進愈極  
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開堂之初講  
學發端正在今日諸君盍先立厥志

大入  
八二廿八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胡崇

淳祐十一年六月  
以江東撫幹兼充

開堂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

學之綱領至善一語又明德親民之門庭此三者大  
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又曰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次莫如語孟此所  
以為聖道之門庭也朱子曰大學一篇之旨總  
而言之不出於入事而大學之綱領也程子謂義  
出乎此三者此所為大學之綱領也程子謂義  
理精微之極故以至善目之凡欲盡夫明德新  
民之實者必求止於善而不容少有過不及之  
差焉此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蓋古之學  
者方其幼也則入小學及其長也則入大學小  
學則明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習夫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夫大學則窮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  
本達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無極之用學之  
雖殊其為道則一而已粵自无極之用學之大小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而人之與物同罔形於  
 天地之間得其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得其氣之  
 正且通者為人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謂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天地之秀而最靈所謂  
 人萬物之靈所謂人也得其秀而塞吾其體天  
 得五行之秀者為所謂天地之懿德謂之俊德  
 地之帥吾其性德者得也謂之稟賦之初方寸之  
 謂之達德謂之天德皆原於稟賦之不慮而知不  
 中虛靈洞徹物物具足在在呈露不慮而知不  
 學而能則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而可以育乎物  
 也然明德稟於天而明之則存乎人明德根於  
 性而明之則由乎學明德雖夫純乎天理者能  
 明之則聖賢之所先得是德也純乎天理者能  
 明而雜以人欲者不能明道以問學者能明而  
 蔽於氣質者不能明覺者約其情養其性則能  
 明愚者縱其情格其性則不能明明德不明則  
 我之所以異於物而可以育乎物罔於天地而

不可以參乎天地者亦既迷而不能覺矣昏昏而  
 不能昭昭矣然人者雖熾而天者終不泯光明而  
 之學雖未加而本明之性有不可得而昧者故  
 大學之教先之以格物致知所以發其明之實  
 端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盡其明之性分  
 明德我所以自有體認必真而洞然有見於性  
 之內所以因其本明之德而顯然著見於躬行  
 素具操存必篤而顯然著見於躬行之間所以  
 修其本明之德而成已也此成已之學也學而  
 謂之大則不特成已而已又有所謂成物者焉  
 是德之明我有之亦有人亦有之迷者皆可使  
 也聖賢有之愚不肖亦有之昏昏者皆可使  
 昭昭也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明己之德以明  
 人之德雜以人欲者吾開導之蔽於氣質者吾  
 啓發之縱其情沮其性者吾防閑而保養之使  
 晦斯光室斯通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如迷暗之  
 見日月始於齊家中於治國終於平天下謂之  
 新者澡雪其精神發揚其風采出之陰濁而登

之陽明投之否塞而躋之泰通釋之卑陋蹇淺  
 之域而處之高明光大之地人皆稟是明德自  
 吾新之而明德始明非昔無而今有也人皆具  
 是明德自吾新之而明德始明非昔無而今有  
 也人皆具是明德自吾新之而明德始明非前  
 虧而後益也此成物之學也明德所以成已新  
 民所以成物皆不可以私意小智行乎其間天  
 下之理莫不有定則存焉況明德非自外來而  
 明之新之又非一毫人力所可增損豈無所謂  
 當然之則哉則者何至善是已至善者明德新  
 民之則也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  
 於慈與人交止於信此之謂至善此之謂知止  
 凡而明已之德新民之德必止於是而後天理  
 可純不雜於人欲矣問學可道不蔽於氣質矣  
 性其情而不情其性矣不然未足以言成物之  
 道也大學之道惟此一章而道之門庭學之綱  
 領與夫用力之標的具見於四語之中學者捨  
 至善之外其何以爲精切用力之地雖然學者

修已治人之方固莫切於此書國家所以判二  
 之要亦莫急於此書斯道也太極之所立四  
 氣之所所以分五行之所以播兩儀之所始  
 時之所以行一息不停萬世無弊先天地而始  
 後天地而終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則必有任其  
 責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開宇宙而肇人極  
 運神化而使民宜時則大學之道渾融於斯世  
 禹湯文武周公繼之叙彝倫而建皇極設庠序  
 以申孝弟時則大學之道公行於天下世衰道  
 微吾夫子以大學之序見之言行於天下世衰  
 傳發其意孟子之後寢以微滅天開我宋濂  
 溪夫子二程夫子出焉晦庵先生又從而發明  
 之大學之道如天地久鬱忽開而清日月久翳  
 忽開而明信可傳於萬世吾黨之士何幸得生  
 於今讀大學之書煥然冰釋怡然理順優游而  
 自求廢飫而自得于以真履踐夫大學之道  
 晦庵先生又慮讀是書者昧所從入且曰敬之  
 一字聖學所以成始成終又引程夫子所謂主



一無適言之所謂整齊嚴肅言之然則大學之道凡其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在明德新其民惟止於至善者皆不可一日忘乎敬其所以與緊為後學言之者不其深切著明矣乎抑又聞之學者之為學求諸書不若求諸已求諸言不若求諸心聖賢著書千言萬語不過欲開吾心之明啓吾心之新始終為善不為不善而已不求諸已而求諸書不求諸心而求諸言則書自書言自言書言在明德而吾心之不明者自如書言在新民而吾心之不新者自若書言在止善而吾心之不善者猶故則書言何益於我或明而不能常明新而不能常新皆非底於至善遊明道之堂讀明道之書誦明道之言盡亦反求諸已反求諸心開其明圖其新而歸於至善之地也哉雖然要在主之以敬

朱貔孫

寶祐二年一月以江東撫幹充

六七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開堂講義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孝友睦婣任恤三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日六行

選舉之法大率教之於前而取之於後此人才之所由盛也如不教而取是猶不耕而期獲不蓄而望畬無是理也故堯舜時契教人倫夔典樂教胄子及其格則承之庸之翕受敷施無非九德之人以此教亦以此取歷夏而商如出一轍蓋至於周而其法遂大備焉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德行藝是也明而不惑謂之知公而不私謂之仁大而化之謂之聖行而合宜謂之義不欺謂之忠中節謂之和是六者為天下之全德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是曰六行自五禮六樂五射五御以至六書九數是曰六藝雖三物之殊而合則一道也揚子曰道以導之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吾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無非物也而亦無非道

也六德以知仁為首此教法之所先知所以明  
 道仁所以會道教莫先於開夫人心知而融  
 會夫入之心德由知而仁則聖義忠和四者備  
 矣六德苟全則行藝在其中矣蓋六行仁之事  
 六藝又知之為孝友為睦嫻為任恤而為六  
 仁之所充可以為孝友為睦嫻為任恤而為六  
 行人也隨其知之所及可以為禮樂為射御為  
 書數而為六藝人之所及可以為禮樂為射御為  
 法又加詳焉始而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繼  
 而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嫻有學者上而黨正則  
 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蒞校比又上而州長則  
 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教之之法既詳  
 取之之法又詳其規模宏大其條目纖悉才生  
 斯時服習其教屢經品題則他日使之出長入  
 治無一事之不稱其職者矣是故以六德舉者  
 為至聖大賢周公召公之徒是也以六行舉者  
 為善人君子康叔君陳之儔是也以六藝舉者  
 則所謂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如

三百六十屬之各專一職之類也至於下而胥  
 徒府史與臺皂隸待御僕從亦無往而非正人  
 則亦耳濡目染聲應氣求有不期然而為德行  
 道藝之歸先王之教其效豈可量哉先漢舉孝  
 廉舉茂異雖有得於行藝賓興之意而三物之  
 教則不復見矣故三代而上人才皆出於道化  
 之所成三代而下人才特隨其天資之所就儒  
 術益人之國者也無周之教則西都適以儒術  
 壞名節重人之國者也無周之教而人才溺於清談之相高  
 名節衰晉無周之教而人才溺於清談之相高  
 唐無周之教而人才止於詞章之相尚非人才  
 之不古蓋教法之人才止於詞章之相尚非人才  
 三物之教豈以古今為存亡哉士君子入而家  
 庭出而鄉黨游而學校皆所以服習其教之地  
 也正當以古自期以先王之教自律柰之何  
 安於卑陋者不能習是教恃其穎異者不復習  
 是教工於進取者不能習是教恃其穎異者不復習  
 斯人而應斯舉其有愧於賢能兩字多矣明道

先生曰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  
學升進去其一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  
靡然丕變矣伊川先生曰人皆謂某不教人習  
舉業然舉業可以取科第足矣如十日以兩日  
習舉業則餘日儘可為學明道先生所謂丕變  
伊川先生所謂為學夫豈外夫六德六行六藝  
者耶必有取於成周之教必克遵乎明道伊川  
二先生之訓則可以為賢能矣聖天子又將  
賓興師帥又能以道化私淑學者謹毋曰操數  
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苟可中有司程度則可以  
媒利祿必求無愧於吾心求無戾於先王之教  
求無畔於明道伊川二先生之誨以求自附於  
德行道藝之人而後  
可也願與同志勉之

趙汝訓 寶祐三年 趙汝訓 寶祐三年 趙汝訓 寶祐三年

**開堂講義** 大學經一章 此一百六十五字大學  
之首章也全書之綱領盡在是矣餘

スフト九

建康志卷二十九

毛

章皆廣義也此書要經先儒考正緣其間先後  
失序或文脫不全或分裂不合或隔絕太多所  
以竟未盡其善也今合以首章為綱餘章為目  
首章有三在二知六先之文餘章有廣三在二  
知六先之義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與夫知至知本及先誠意先正心先修身先齊  
家先治國皆有廣義散在餘章尙可改也如  
**物致知** 廣義則闕豈非世遠而亡逸耶或先聖  
留待後人心領而意會耶嘗攷之諸儒之書晦  
庵朱先生則謂格者至也其意謂至者事事  
物物之理皆要見得到極至處平庵趙先生則  
又謂格者以物為對而窮其理猶格敵之謂想  
其意謂吾身之理與萬物之理相對萬物之理  
即吾身之理知吾身之理則知萬物之理況天  
地萬物與我同出于一原吾能探索其原則物  
斯格矣物一格則知至矣知極其至則致其知  
於不用之地而無知矣無知者非釋氏死灰槁  
木之謂乃文王不識不知孔子無知之謂也致

者致其為臣而去之義苟所知未極其至則物  
理未格物理未格則知雜其中知雜其中則意  
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身不修身不  
修則家不齊家不齊則國不治新民事業吾未  
見其能修舉也請試以吾心觀之方其冥心靜  
默之時其意未嘗不誠也一或吉凶悔吝纒紛  
沓於目前則其患得患失便膠擾於胷中何也  
見物未透故為物所動也動則有知知則意雜  
雜則不誠噫大矣哉格物致知之  
學也敢以是說補廣二章之義

潘驥

寶祐四年  
江東帥叅克

開堂講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  
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  
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一陽始生於卦為復觀其象辭足  
以斷一卦之義矣而必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

大不介  
不介十の

建康志卷二十九

天

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之生也又得  
天地之心以為心蓋自太極肇判分陰分陽而  
闔闔動靜之端循環而不息剝極必復陽無終  
盡之理亦無頓長之理也故先儒以動之端為  
天地之心動之端其眇綿之間兆朕之始歟於  
月為子於律為黃鍾生意之妙有不可名狀者  
雷在地中聖人特取象而言耳先正觀復之象  
則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所以養陽氣也君子  
齊戒處必掩身亦以是歟即天地之心以驗人  
之戒處必掩身亦以是歟即天地之心以驗人  
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者之端焉四端之仁  
即四德之元是心也天地生物之心也六爻之  
中則又以聖賢孳孳為善之意見天地生生不  
窮之心初九乃顏子庶幾之事先違仁者也以  
陽剛君子之德為復之最先故曰不遠復二能  
比初之仁而下之亦顏子克己復禮之謂復莫  
美於斯矣故曰休復吉三之頻復以禮厲而不  
過在於失而不在復故許其頻復以求仁不以其

頻復而為咎也四之中行獨復而不言吉兩五  
 之篤復而止於无悔蓋四以柔居羣陰也故不  
 而無咎五以陰居尊賢人在下而無助僅以中  
 得無咎五以陰居尊賢人在下而無助僅以中  
 順成其身而已未能普其仁也故不致亨聖  
 人垂戒之意深矣上六居復之終迷而不復本  
 心既失則何虛靈知覺之有哉此正孟子所謂  
 自暴自棄不仁之甚者也彖以天地之至仁言  
 之故一言而有餘爻以君子之求仁言之故於  
 得失之際一美一戒屢致意而不足也自漢以  
 來易學不傳而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蓋千有  
 餘載矣明道先生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其啓發  
 學者必使觀天地生物氣象且曰滿腔子是惻  
 隱之心是不假訓詁而復之義已森然於胷中  
 矣上元廼先生舊游自昔有祠諸君肄業於其  
 間亦已久矣歲在丙辰以十一月癸丑日南至  
 越五日而為嘉平之朔潛陽微動生意始回裕  
 齋先生以當世大儒承道學正統特於是日屈

審是先生領袖於斯堂之上命後學潘驥講復  
 之一卦以觀天地之心驥衰頹汨沒何足以發  
 明大易之奧旨然竊有聞焉復有二義復者天  
 之道也復之者人之道也一氣在天屈伸往來  
 而巳者復也一理在人萬古常存而不能無  
 消息盈虛者復之也復者天之道未始於人也  
 者君子所以自強不息然天道未始於人也  
 諸君當陽復之時盍盡人道而求所以復之義  
 則善端日生而德之本在是矣若狂於舊習而  
 無作新之機移於外誘而無務內之實則日復  
 一日歲復一歲終於迷而止耳非生生之義也  
 敢併以晦庵先生贊復之說係于後萬物職職  
 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靜  
 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闔之始生寸  
 藜然具此全矣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  
 包括無垠有苗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  
 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問是用齊戒掩身閉關

仰止義圖稽經協傳  
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周應合開慶元年四月  
以江東撫幹充

開堂講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人不知而慍不自

亦君子乎

聖賢之書要旨每寓於篇首大學之

首揭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領孟子之首辨仁  
義與利之界限中庸之首明性道教之一原皆  
要旨也至若論語一書孔門弟子記諸善言隱  
然自有次序先儒謂首篇乃入道之門積德之  
基學者之先務也因其所已言悟其所未言切  
以為首篇之要在首字論語首字言仁為仁自為  
首句之要在首字論語首字言仁為仁自為  
學始故學為論語之第一字人之第一事也先  
認得學字分曉方可與讀論語然學之一字固  
有童能言之而老未知其要者何也學之為言  
效也效所當效者學之正效非所當效者學之

六十七  
六十七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誤效虛無寂滅以相高者為異端之學效記聞  
辭章以相夸者為世俗之學彼皆有所效而自  
謂之學非吾聖門之所謂學也聖門之學唯在  
於明善而復其初耳人之所謂學也聖門之學  
以為體同得天地之帥以為性性即理也理無  
有不善也無聖愚賢不肖之殊也稊緣所稟之  
氣清濁粹駁或有不同故於本然之善或明或  
蔽明者全其初則上而為聖次而為賢蔽者失  
其初則流而為愚為不肖是豈其初之固然哉  
所貴乎學者明其固有之善而復其已失之初  
省察克治變化氣質必以聖賢為標的如曰顏  
何人哉晞之則是如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  
學如曰我所願則學孔子如曰文王我師也如  
曰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此皆卓然有見而  
所效之不差也此善既明而未明而其初未復  
殆若霄壤此善既明而未明而其初未復則賢  
聖亦可至蓋天子之初本無不同特人不善學  
棄其皆可至聖賢之初而安於不可聖賢之陋此

聖人之所深憫而望之以學也既曰學矣必繼  
之以時習何哉蓋學固在於知也知其理尤在於能  
其事不知未能而能固無是理知而不能所學何事  
故未習不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  
用工不已之謂時習且如不知得孝弟則可以學古  
習為孝弟之事無一時而不知得忠信則可以學古  
者孝弟之人知得忠信則可以學古者忠信之人  
事無一時而不忠信則可以學古者忠信之人  
效之而不習非學也習之而不時不足以成其人  
學也此學而時習之所所以為論語之弟一以成其  
未知其理切於求能所能既熟鳥得不喜所喜未  
其事切於求能所能既熟鳥得不喜所喜未  
一日所能日熟一日默識心通知能並進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自得之趣蓋有悅懌於中而不言  
可以語人者集註於此載程子之言有二先言  
時復思釋浹洽於中故說此言說生於所知也  
又言學者將以行之時習之則所以學在我故說  
此言說生於所能也亦說乎所以繼於時習

之後此首章之第一節也又申以下文之兩節  
聖人豈無深意哉古之學者為己此聖人意也  
程子所謂浹洽於中而所學在我者即為己之  
意也為己者務內也為己與為外也然豪芒疑  
似之間正須明辨蓋為己與為外也然豪芒疑  
及人亦不同為己者以己之所當為而為之非  
有所誘於外為我者格於己之善以及人之私  
見物也及人者推己之善以及人之私見我而不  
已為人者但務求知於人而己之私見我而不  
也但知為己而不知及人其弊將流於為我則  
陷於異端之學而非聖人之弊又流於為我則  
而俗之學亦非聖門之所謂學故聖人之訓左  
攔右截必欲學者為己而無為我之弊及人而  
無為人之弊此下文兩節之意所以互相發明  
歟首言時習之說而必繼之以朋來之樂此欲  
學者為己而不流於為我也蓋性者萬物之一  
原非有我已而不得私其初同則其善同則一

其學同獨學之喜孰若與人共學之尤喜自為  
 君子之為幸孰若天下皆君子之為大幸學而  
 有朋吾學不孤朋而遠來其學益眾時習之說  
 與眾共之則昔者在心之說今發為在外之樂  
 說生於吾心之所自得樂生於眾心之所同得  
 蓋人已同此一天而已時習而說工夫精密朋  
 來而樂氣象廣大此即大學所謂自新新民之  
 事莫非已分之為樂則為者徒知時習之為說而  
 不知朋來之為樂則為者徒知明明德為已分事而  
 不知新民亦已分事視人與已截然為二分事而  
 流於為我者幾希矣既言朋來之樂而必繼之  
 以人不知而不慍此又恐學者狃於及人之樂  
 遂流於為人之私也蓋遠來之朋善之為樂非  
 者不知之為人之善之所未孚者以朋來為樂者非  
 急於人知也樂其善之足以及人而人之善無  
 以異於己也人不知而人不知而人不知也慍與  
 也蓋所學在我本無與於人之知不知也慍與  
 樂正相對人不知與朋來正相反樂朋來者公  
 也慍不知者私也此及人與為人之所以不同  
 也苟以朋之遠來為樂又以人不知為慍則向  
 之所學皆為求知於人計而所謂自得者實未  
 嘗自得矣學有為己為人之異乃君子小人之  
 所由分為己之學至不慍不慍不慍不慍不慍  
 之德至不慍不慍不慍不慍不慍不慍不慍不慍  
 言曰雖樂於及人而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兩節之意豈非互相發明歟孔門弟子所謂諸善  
 言而揭此章於首篇之首者蓋示人以入道之  
 要也然此章雖有三節其實緊要只在第一節  
 蓋朋來而樂所以充時習之說不知不慍所以  
 者學之工時者學之常說者學之味也若不先  
 認得學字分曉不知所學之為何事則所習者  
 差所說者亦差樂與慍處無往而不差皆由所  
 效之未能審也集註中明善復其初一句乃示  
 人所以為學之準的不可不審諸其所謂善者何  
 也即仁義禮智之理也分言則四專言則仁實



包之故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天之  
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為聖者在此可以參天  
以為化育者則亦在此世之學者或未識仁之全  
地贊化育者亦在此世之學者或未識仁之全  
體大用往往專指愛以為仁不知愛固仁之用  
而不足以往往專指愛以為仁不知愛固仁之用  
私心此言實發三代而下儒者之所未識也聖  
門傳道僅許顏曾克己復禮為仁顏子之所以  
學也仁以為己在曾子之禮為仁顏子之所以  
一章說一學字第二第二三章便說出仁字仁之  
外無學也其所謂學此而已其所謂習習此  
而已其所謂說說此而已朋來而樂此即已欲  
立而人不知而達而達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之意人不知而達而達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合而觀之皆仁也字字  
言仁於此益信知聖門之所謂仁則知聖門之  
所謂學願與其學之士勉而進之以求無負天  
之予我者○有子曰興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

三十一

建康志卷二十九

三

務本六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子  
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孔門之教何先曰學為先

故論語首章先言學為學何要曰自孝弟始故第  
二三章便言仁為仁何所始曰自孝弟始故第  
仁而必先於孝弟也仁而不及仁則學無所據依言  
者仁之不及孝弟則仁無所從入愛固不足以盡  
仁而不及孝弟則仁無所從入愛固不足以盡  
仁而愛者仁之用也愛莫大於愛親故善事父  
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此即是在上之習為仁之始事  
也自一家言之則父兄為我在上之習為仁之始事  
也而觀之凡尊於我長於我者皆我在上之凡  
也善事父兄無所干犯孝弟之行於內者也  
在上之人皆無干犯即孝弟之推於外者也不  
能愛其親敬其長者固無望其能愛敬於宅小  
安有內能愛親敬長而外好犯上者乎安有比  
事不犯地上而大事好作亂者乎不好犯上比事  
父事兄地又闊多少不好作亂比不好犯上

地步又闊多少以其善事父兄之心可以信其不好作  
不犯上以其不好犯上之心可以信其不好作  
亂矣孟子首章所謂未之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  
而後其君與此一段變不同而意相似學仁而  
不先孝弟便是不能習孝弟於內而不能孝弟  
於外便是能習而不能推若事事習於孝弟則  
事事無犯上作亂之失天下都是孝弟之人無  
無犯上作亂者則天下所由平也故曰堯舜之道  
犯上作亂者則天下所由平也故曰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論其事則  
孝弟乃行仁之本人知得以仁為學又知得習  
孝弟之事以為仁則事君事長愛民愛物之道  
都從這上面生出來仁猶穀種也孝弟即初發  
之禾苗也仁民愛物即是苗上生出許多穀來  
也子於此說一為字說一本字又說一生字  
字字精切學者能味其言當知入道之序矣此  
章記有子之言方及為仁之本後章記夫子之  
言便及鮮仁之戒何也此正是孔門弟子記言

不苟教人有序兩章所以相比正慮人有豪釐  
之差程子謂孝弟順德也順之一字最善名狀  
孝弟者也然順得其正為孝為弟順失其正為  
諸為佞巧言令色蓋諂佞之為也以孝弟為順  
則不失其本心以諂佞為順則皆出於私心本  
心仁也私心非仁也仁與不仁只就真偽上便  
見如孝弟之人愉色婉容怡聲下氣此是孝弟  
之真自然形見處若巧好其言辭令善其顏色  
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出於有心而為之皆聲音  
笑貌之偽耳若不如此別辨則巧令之偽順與  
孝弟之真順若無以異仁與不仁何從而見之  
哉故巧合鮮仁之戒所以比記於孝弟為仁之  
後蓋有深意不可草草看過夫仁者心之德愛  
之理所謂心之德即專言之仁仁之體也所謂  
愛之理即偏言之仁仁之用也孝弟為仁之仁  
此是言仁之用主愛之理而言也巧令鮮仁之  
仁此是言仁之體主心之德而言也此兩章皆  
言仁必參而觀之槩可以識仁之體用矣其言

外之意引而不發學者須是反覆玩味子細體認自然有得如此為學決然不差或者謂孝弟就事上言固信其為仁之用矣信其為愛之理矣言色皆發於外者何關於仁之體乎何與於心之德乎殊不思言色便為心之德也言色固非其心之德非指言色便為心之德也言色固非仁之體而巧令足以害仁之體非指言色便為仁之體也朱子曰致飾於外務以說人人慾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愚故謂此仁字主心之德而謂此仁字主仁之體能全則仁之用必大行仁之事固則能止於孝弟而孝弟乃其易戒者能戒其所易則能禁其所難自此始矣是說也豈惟有得於程朱之發明蓋亦有得於孔顏子請問其日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請問其日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外也四者禁於非禮仁莫妙於孔顏之授受無非禮之言動即所以為仁肆巧令於言色則知其鮮仁自巧言令所以而戒之則可進於四勿即得孔門之仁得孔門之仁則不枉讀論語矣學者入道之初若只知有孝弟為仁之訓不知有巧令鮮仁之戒則識仁之用而不識仁之體所學易得差了愚故以首章之言學此兩章相繼而言仁乃孔門弟子善於記言撮其要以教人隱然有序不可草草看過若謂論語之言只是雜然記述非有次序殆未深玩耳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直須句句討分曉字字討分曉切已省察要下細密工夫裕齋先生重開江閩偕部使者帥諸僚佐惠臨書堂命講論語敬取篇首章句敷釋其旨就正於宗工求益於諸友云

張顯開慶元年閏十一月以添差江州教授  
權充景定二年正月薦除史館檢閱

中庸之書其首章乃一篇之體要

也始言命性道教之原中言存養省察之要終  
言聖神功化之極其下三十有二章更互演繹  
莫非此意可謂至矣妙矣不可以有加矣然泰  
華之中庸之德豈無所自而入哉愚嘗虛心涵泳  
切已省察而得之其第二十章內曰博學之審  
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茲五者所以為聖  
賢教人之定本學者入德之先務歟必由是而  
入焉則真積力久心與理融知命性道教之原  
而盡存養省察之要以致聖神功化之極此學  
問之極功也人之能事畢矣世之人往往於首  
章則高而畏之於五者則卑而忽之畏之謂非  
可以躡至忽之又不能以勉至道之所以不明  
而不可行者蓋為此也且五者之旨字字精切五

大スケ  
スヲノナス

建康志卷二十九

美

者之序第第貫通學而曰博問而曰審思而曰  
謹辨而曰明行而曰篤乃精切之旨也博學而  
后審問審問而后謹思謹思而后明辨明辨而  
后篤行乃貫通之序也夫其人不可以不學人而  
學學有博焉有約焉自其博而反諸約可也否  
則寡陋固滯不足以周事物之理何以學為學  
則必有所疑疑而問問有審焉有畧焉于其審  
不于其畧可也否則苟簡粗率不足以得是非  
之實何以問為既能反覆問難由師友以發其  
端又當研窮探討謹心思以究其極不  
可或泛思而無益或苦思而有傷皆非思之謹  
也如之何而弗思之謹既能研窮探討謹心  
以究其極又當別白精確明辨論以審其是  
辨固不可或辨而差之毫釐或辨而失之近  
皆非辨之明也如之何而弗辨之明大白無  
所以會說得說得可以驗曉得有明白無  
有洞達無窒礙而後篤以行之表裏之如一  
終之不二則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具見於真

履實踐之中而非徇乎空言虛文之末蓋此五  
 者前之四者正如行程有目錄後之五者備矣自然  
 行去道遠果何難至之有是宜五者不越乎  
 可以造中庸之闢與贊化育參天地舉不復  
 是焉聖賢之言深切著明如此亦已矣而復  
 申之以學之弗能弗措問之弗知弗措思之弗  
 得弗措辨之弗明弗措行之弗篤弗措之極  
 而至於人一人而已百人十人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之語凡學知利行之仁困知勉行之勇坦然  
 在方策間聖人可學而至意愈詳而辭愈切辭  
 有盡而意無窮所謂聖賢沒千數百年其心至  
 今猶在視耳提面命之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  
 學問者其不可不書紳之乎其可不服膺之乎雖然  
 學問思辨即致知也行即力行也知行可以相  
 有不可相無也學問得人之得也思辨行自得  
 之得也人己所以相資而能相成也橫看豎看  
 各有條理愈有精神皆不可以不尊信此書而表章  
 河南二程子命世大賢實始尊信此書而表章

之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嘗有曰博學  
 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  
 非學也旨哉言乎朱子白鹿洞規亦必揭此五  
 者以爲爲學之序至哉規乎夫子思程子朱  
 子之言先後一揆千萬世學者入道之津梁也  
 抑又聞之中庸章句謂第二章內語誠始  
 詳所謂誠者此篇之樞紐也蓋誠者實而巳矣  
 此五者亦不越乎實而已矣大制使資相裕  
 齋先生平日踐履惟靠一實身居印奎畫忠實  
 不欺之堂心傳西山中庸實學之印比奉詔  
 旨肅清上流榮還陪京士民胥慶下車之始  
 教一新俾顯濫長明道書堂自揆迺抽何以當  
 之辭避再三不得所請拜祠開講輒以中庸爲  
 學之序五條爲諸友演說而歸於實之一字焉  
 因思丙辰之夏顯嘗以實之一說爲開講第一  
 義今復於講尾申言之者何哉竊窺諸友之進  
 修而不能無所見所以極言之而不容已實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

實也朋友有信亦此實也其體之所該者雖甚  
大其用之所繫者則甚切學之博而實即存於  
博學之中問之審而實即寓於審問之內以  
思之謹辨之明行之篤而實莫不行於謹思  
辨篤行之際即此是實不必外求若夫學而  
博非實也問而不審非實也思而不謹非實  
辨而不明非實也行而不篤非實也初不在  
談高說妙而只在於日用常行必也師友切  
以此實心講此實學務此實德然後無負  
聖天子表勵儒學之實意賢師帥作成人材  
實功儻不相勉以實而或相  
與為欺非惟不敢亦不暇

胡立本 景定元年準吏部差正任迪功郎充建康府明道書院山長四月初十日到任

開堂講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

子之學而言三代之隆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所謂大學者教之以修

大學

建康志卷二十九

美

已治人之道不但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  
數而已也然則大學之書首之曰明明德者非  
為修己發歟繼之曰新民者非為治人發歟天  
道流行付予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  
而已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  
是氣及其所謂理然則後有以氣之聚而後有  
人物之生得是理然後有以氣之聚而後有  
之性得是氣然後有以氣之聚而後有  
氣即人心也理即道也道心本無時而不明  
然有依乘之氣在焉則明者不常明而明有時  
乎晦學乎學乎豈有他哉在明其本明之德而  
已抑已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豈天生聖賢  
之本心哉以其昭昭未明豈天生聖賢  
之後覺則新民之效著矣是知在此則為學不  
此則溺志卑汚流情欲非吾之所謂學在此  
則為學之道不在此則馳心高虛用意放蕩非  
吾之所謂道在之一字斷斷乎在此而不在彼  
歟人而所謂道在明明德也則斷斷乎在此而不在彼

建康志卷二十九

美

本自靈明本自瑩徹然或未免為依乘之氣所  
 昏於是修已面上不可不篤如此學力焉庶幾  
 學力一到則德之本明者至是而益明渙然而  
 釋豁然而悟固然而覺如織塵既去而古鑑自  
 瑩微妙沙既澄而淵水自潔明之功其偉矣乎  
 是明也非外求其明也不過明其本明者而已  
 此康誥之明德太甲之明命帝典之克明先儒  
 直以為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歟此先儒所以謂  
 明明德者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歟人而知  
 在新民也則泛而觀之均此德不相假借不  
 相陵奪初無終不可變之氣質於是治人面上  
 不可不推行此學力焉庶幾學力一到則彼之  
 未明者自是而可新同此一振刷同此一滌濯  
 同此一軒豁如黃鍾鼓動而萬稟皆春霽月行  
 空而千林俱潔新之功其溥矣乎是此盤銘之  
 外求其新也不過新其未明者而已此盤銘之  
 日新康誥之作新詩之惟新先儒又以為傳之  
 二章釋新民歟此先儒所以謂新民者非有所  
 付畀增益之歟然明明德可矣明明德而不止  
 於善善而不止於至非明明德之極功也新民  
 而無他至善者極至而無有不善者底止而無  
 此無他至善者極至而無有不善者底止而無  
 其為事理當然之極止於至善者底止而無  
 不定者也先儒謂其至於至善而不遷之意是乃  
 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昭昭然為千萬世之  
 準的者夫不徒曰善而必曰至善不徒曰至善  
 而必曰止於至善斯其所以為大學歟學之為  
 大尚孰有加於此然自後世以政教法度為足  
 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  
 民者此則不知有修己之工夫者也又有愛身  
 獨善自謂足知有修己之工夫者也又有愛身  
 則不知有治人之功用者也有治人之功用者  
 當務願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  
 善之所在者此又修己之工夫不竟而治人之  
 功用終於無成也先儒謂君子不得聞大道之  
 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其於後之學大學者





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以天生烝民同有此明  
 德故我之能明之不欲獨善其身必欲兼言天下  
 也此兩句只是第一箇道理在止於至善者明德  
 須要明到十分新民亦要新到十分至善未為止於  
 九分未為至善便九分九毫九釐亦未為止於  
 至善也如堯之仁舜之孝方是至善其他四端  
 萬行皆做此推之須要到十分方為至善也  
 學一書只在四句只是明德新民造其極處若論  
 至善而三者又只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巳  
 新又只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巳蓋天能  
 只一事而已自昔天下民皆明其明德而巳蓋天  
 爲此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已蓋天能以此明  
 德賦之於人而不能使之自明其明德必生一  
 神聖聰明睿智者出為億兆人之主所謂作之  
 君又我之明明德教斯民皆明其明德所謂作  
 之師我之自明與民作新民皆明其明德所謂作  
 極至此堯之克明峻德必至於黎民於變時雍  
 是天下後世君師之模範否則雖曰能明其明

德又能新民只有一毫未止於至善亦非大學  
 之極功也學者當思天之所與我明德赫然而  
 有內外與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初無少異自生  
 知安行之次必當視聽言動常見此理瞭然於  
 心目之間如夫子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如舜之見堯於牆見堯於義則  
 自終日不違三月不違以至於純亦不已而後  
 可謂明德止於至善及其新民亦到十分極處  
 而後謂之新民止於至善及其新民亦到十分極  
 之能事亦非出於吾性分之外也上焉者合下  
 完具謂之仁且智在中庸則謂之曰性其次當  
 自敬以致其知又力行以終之謂之曰性其次當  
 在庸則謂之教及其成也若其言者他日條  
 理則先師之訓又有發子朱子所謂天下之  
 又當與諸君子共講焉程子所謂君子之  
 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者也諸君子之  
 四句要見天人之有益於此者所謂君子之  
 要見神聖之極功真知力行無一息之間斷純

乎天理流行至於用舍行藏莫不中理  
斯爲大學之極至無些少之欠缺焉爾

景定建康志卷之二十九

五

二十九

墨